

我的传奇人生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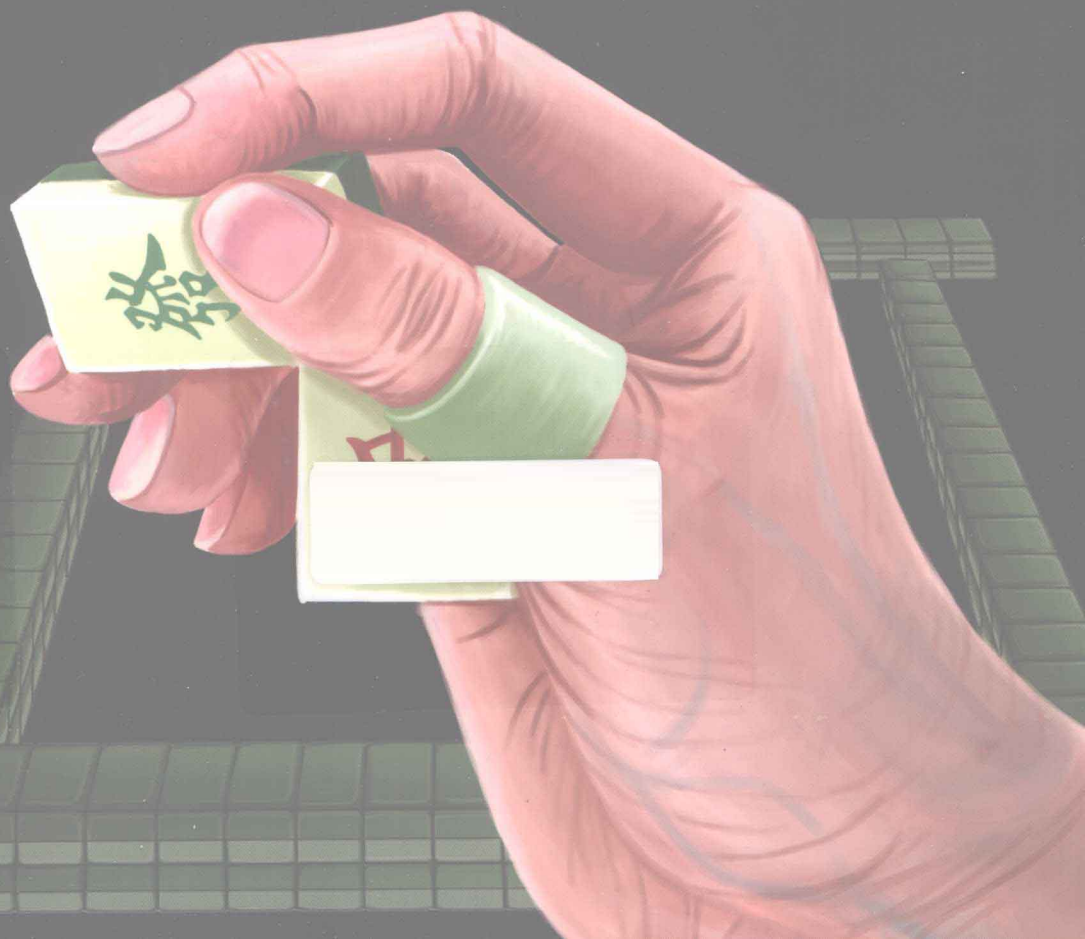
# 赌徒笔记2

血战到底

一个老千血脉贲张的赌场实录 九万◎著

做局、杀猪、无影手、鬼牌、鬼抬轿、鬼上身、跳三张、龙头取宝、隔空取宝、海底捞月、落汗、整坨、杀千……一个女老千麻将桌上的生死传奇，自爆职业老千神秘面纱和黑暗内幕！

凤凰出版社



我的传奇人生：

# 赌徒笔记2

一个老千血脉贲张的赌场实录 九万◎著



鳳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的传奇人生：赌徒笔记. 2 / 九万著. — 南京：  
凤凰出版社，2012.9  
ISBN 978-7-5506-1007-1

I. ①我… II. ①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56076号

---

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    | 我的传奇人生：赌徒笔记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著 者     | 九 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   | 王 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发行    |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<br>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<br>凤凰出版社<br>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|
| 出版社地址   |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公 司 网 址 | 北京凤凰天下网 <a href="http://www.bookfh.cn">http://www.bookfh.cn</a> |
| 印 刷     | 河北省三河市祥达印装厂<br>河北省三河市杨庄镇杨庄村，邮编：0652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   | 700×1000毫米 1/1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   | 1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   | 250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   |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标 准 书 号 | ISBN 978-7-5506-1007-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   | 29.80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(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，联系电话：010-58572103)

## 目录 | Contents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麻将桌上的陷阱 ..... | 1   |
| 第二章 鬼牌 .....      | 22  |
| 第三章 无影手 .....     | 42  |
| 第四章 较量 .....      | 65  |
| 第五章 榨血机器 .....    | 92  |
| 第六章 金右手南中发 .....  | 128 |
| 第七章 东山再起 .....    | 145 |
| 第八章 杀千 .....      | 164 |
| 第九章 血战到底 .....    | 190 |
| 第十章 赌到深渊 .....    | 222 |
| 第十一章 巅峰对决 .....   | 251 |
| 第十二章 后记 .....     | 274 |

## | 第一章 |

## 麻将桌上的陷阱

个人认为，中国人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有五种：造纸术，指南针，印刷术，火药，最后一种就是麻将。不管你信不信，反正我是相信了，我只能说，这是一个奇迹，一个关于麻将的奇迹……

林雪，出生在天府之国，麻将之城。所谓麻将之城，是这里制造全世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麻将牌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不论男女老幼都热爱、擅长搓麻将。

每天夜里，万家灯火通明，麻将声此起彼落。据说，夜间飞机经过城市上空，在飞机上也可以听到下面搓麻将的欢快声。

林雪是家中的独生女儿，聪明伶俐，爸爸妈妈视若掌上明珠。爸爸妈妈开了家茶馆卖麻将，也摆了几桌麻将，往来的客人都喜欢玩几圈。她是坐在爸爸妈妈的怀里看着搓麻将长大，对麻将有一种特别的感情，一天没有听到搓麻将的声音，就会感觉少了点什么。

耳闻目睹，林雪也学会了搓麻将，而且自认为技术不错。她十七岁高中毕业，没有考上大学，也没有找什么工作，一边在茶馆里跑跑腿，一边在茶馆里搓麻将。虽然说是茶馆，彩头是少不了的，先由三五块到十块二十块，赢多输少。

林雪十九岁的那个冬天。



天特别的冷，是不是要下雪了呢？

“林雪妹子！”林雪刚刚走出家门，正要到茶馆里去搓麻将，就听见有人热情洋溢地喊。

是刘兰，一个经常在一起搓麻将的麻友。

刘兰，绰号取款机，四十多岁，肥胖如猪，穿红着绿，披金挂银，嘴唇涂得如刚喝过猪血一般，人傻，钱多。从林雪认识她的时候起，刘兰赢的时候是三五十块，输则三五百——不是她运气差，而是她的技术太差。人人都愿意和她打牌，因为和她打牌赢钱就如在自动取款机上取钱一般容易。

这样的人，谁不愿意和她打牌？

不过刘兰老公非常有钱，听说是个私人企业的老板，但没有人见过她老公是个什么样子。只是人们天天看到她输钱，花钱如流水，没有一个有钱的老公肯定撑不住啊！

“兰姐。”林雪礼貌地应了一声，然后眼前一亮——刘兰今天太惊艳了，穿雪白的貂皮大衣，和血红的嘴唇相映成趣。上面臃肿，粗大的腿上踩着一双细小的高跟皮鞋，摇摇欲坠。

“怎么样？”刘兰顾盼生辉，得意洋洋地转了个圈子，大秀身材。

“漂亮。”林雪不想打击刘兰，任何衣服穿在刘兰的身上效果都只是吓人。

“我说的是项链。”刘兰肥厚的脖子上戴着一条粗大的金项链，金光灿灿。

“好看，新买的呀？”林雪随口应了一声。

“两万五。”刘兰神采飞扬，语出惊人，掷地有声，“昨天赢的钱——买的！”

“赢的钱买的？”林雪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居然，竟然能有这样的奇迹发生？而且是发生在一个绰号“提款机”，打牌要技术没技术，要头脑没头脑，何止是愚蠢，简直就是愚蠢之极的女人身上？

林雪认真、仔细地看了刘兰一眼。林雪表示怀疑，但她嘴里并没有说出来，她要顾及刘兰的面子，刘兰的虚荣心。



“牌桌上什么样的奇迹都能有！想不到吧？昨天在六六顺茶馆里和钱八万打五十的血战，我一捆三（一个人赢，三个人输）。”刘兰摇头晃脑，得意洋洋，唾沫横飞，仿佛还沉浸在昨天的辉煌胜利之中。

林雪认识钱八万，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干瘦老头，喜欢打麻将，沉默寡言，无论输多少赢多少都能保持平静，牌品不错。更重要的是他有钱，打得小不拒绝，打得大也不畏惧。

“他们输了钱不服气，今天约好了继续打，我得赶快去收拾这些瓜娃子，哈哈！”刘兰得瑟一番，又热情地邀请林雪，“妹子，你去给姐姐压阵，赢了我请客！”

鬼使神差，林雪跟在刘兰后面，她想去见识一下刘兰是怎么赢钱的。她居然，真的能赢钱吗？

刘兰回头看了看，忽然惊讶地问了句：“咦？你那个男朋友夏阳呢？怎么没有看见他？”

林雪的脸微微一红，忙说：“他不是我男朋友，我还没有男朋友呢！”刘兰口中说的夏阳是林雪在六六顺茶馆认识的，二十几岁，长得也算英俊，能说会道，不是本市人，也不经常在麻将馆出现。但他对林雪有好感，林雪对他没什么感觉，不讨厌，也不喜欢。

很多人都以为夏阳是林雪的男朋友。

“有男朋友是好事情，一个女人没有男人追才可悲，想大姐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在麻将馆打麻将，身边围满了男朋友，足足有一个连……”刘兰又兴奋地得瑟起来。

得了！林雪暗自好笑，也不想打击她。

六六顺茶馆是一家休闲茶馆，林雪跟刘兰进了二楼的一间包房里，一张牌桌子前，已经坐了三个人。

“三位，不好意思，刚才买了点东西，来迟了。”刘兰扭捏作态，拉开椅子大马金刀地坐了下来，把身上的包往林雪怀里一塞，“妹子，帮姐姐当保管，赢了姐姐带你吃醉仙楼。”

“兰姐，昨天赢了我们那么多皮款（钱），今天要吐出来，而且要加倍吐出来！”一个西装领带，一表人才的年轻人先说话了。



“小张弟弟啊，姐姐这几天旺得很，想输都不行呀！不过我看弟弟那么急切，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一吃就烫嘴，我说你小张弟弟要多准备点皮款才够输哦。”刘兰反唇相讥。

“大姐，不一定哟！”小张忙说。

“风水轮流转，转轮子也该我老赵赢了，是不？”自称老赵的五十多岁，大腹便便，看起来还人模狗样的，一双眼睛浑浊无光，不过目光一落在林雪的身上，顿时一亮，垂涎三尺，“美女哦？看牌是可以的，不要乱开腔（说话），晓得不？”

“赵老板，这个是我妹子林雪，懂事得很，人家晓得规矩。”刘兰立刻不满意地说，“你们三个大男人，我一个小女人，不找个人看场子行吗，哼！”言下之意，林雪是她特意邀请而来的。

“美女，下来搓几盘，我最喜欢和美女切磋交流了！”赵老板说。

林雪瞪了他一眼，这样的男人她见多了，懒得理睬他。

“赵老板，怕你口袋里子弹（钞票）带得不够多，我妹妹打麻将可是从来没有输过。”刘兰白了赵老板一眼，得意地说。

“子弹不是问题，问题是知己难求啊！”赵老板历经沧海，感慨万分。

“豆腐多了是水，话说多了也是水，开始吧！”一直叼着一个大烟斗，脸色平静如一块铁一般的钱八万吸完了最后一口烟，用烟斗在麻将桌子边上敲了两下，淡淡地说了句。从始到终，他都没有看林雪一眼，仿佛林雪根本不存在一般。

“早就该开始了，耽搁我发财哈！”赵老板一脸的急相，立刻拉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，里面是整整齐齐十沓钞票。林雪看了一眼，估计应该是十万元。

赵老板的目光刚好也落在林雪的身上，得意地飞了一个眼色。

林雪假装没有看见，她的父母都是做生意的，家里二三十万是有的，自然没把那点钱放在眼中。

茶馆老板给林雪拿了把椅子，放在刘兰身边，沏好茶，摆上点心，把门拉上。





小张迫不及待地拿出四张麻将，打了一个色子，吆喝了一声：“定庄！”定庄，就是按照自己抽到的麻将点数决定该坐什么位置，结果刘兰的位置没有动，小张坐在刘兰的上家，钱八万坐在刘兰的对家，老赵坐在刘兰的下家。

首先是刘兰坐庄，他们打的是血战，东南西北，红中发财白板，条字，万字，筒字，一共是一百三十六张麻将牌（血战的打法很多，有些地方只用条字，万字，筒字三门牌，因地制宜）。

刘兰打了两个色子，按照打色子的规矩，打大拿小。起牌之后，刘兰先扣了一张牌在中间，另外三家也相继把牌扣一张在中间。这是打血战的规矩，必须缺一门，也就是说，条字，万字，筒字三门牌在一局之中，只能打两门，第一张扣出去的牌就表示是此局之中不要的一门。

牌一旦扣出，不允许更换。

还有个规矩是，第一家和牌之后，剩余的三人要继续打，第二个人和牌之后，剩余的两人还要打，直至最后一人。如果最后有两家或者三家没有和牌，要查牌，如果没有下叫（听牌等候和牌），要赔有叫的人家，这就迫使即使猜中别人要什么牌，而自己手上有别人的要张，为了听牌，也必须打出去。

血战，也叫血战到底。

他们打的是五十的平局，多一番就一百，两番两百，以此类推。

刘兰起了牌，才打两圈，就已经对碰了红中，听了个一、四、七万的赶场叫。所谓赶场叫，就是一、四、七，二、五、八，三、六、九这三组数字，以前赶集是按时间轮流，三天一次，故而得名。

刘兰摸了一张白板，没有考虑就打了出去，赵老板喊碰。小张看了一眼刘兰，酸溜溜地说话了：“兰姐，这么好的牌也打出来了，是不是下叫等和牌了呀？”

血战之中，红中、发财、白板是红牌，也称番牌，如果最后和牌了，手中有红中、发财、白板任意一门的三张，就要加一番，如果有两门，加四番，如果是三门，就叫三元会，是大牌，番数很高。

当然，各地打法不一样，番数的确定也就不一样。所以，一般的时候

候，摸到红中、发财、白板之类的番牌都会留在手中，不会轻易打出去。如果轻易打出去了，自然就是听了好叫，等候和牌了。

“小张弟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起来了？”刘兰心情大好。

“我一直都是这么聪明呀！”小张不满意地说。

老赵打了一张一万，刘兰没有和牌，别人放铳（点炮）是一个人给钱，刘兰是个好叫，更何况才打几圈，这个时候要自摸，一旦自摸，是点炮的三倍。

下家钱八万不动声色，跟了个四万。

刘兰自然还不能和牌，这是规矩，要过手，也就是要经过自己摸牌出牌之后才能要别人的炮牌。刘兰忍不住就说了起来：“钱八万，这么早就跟上家打牌了呀？”

“小心行得万年船。”钱八万微微动了动眉毛，面无表情。

“老家伙，老奸巨猾。”小张感叹了声，出了张废牌。

钱八万还是没有任何表情。

刘兰摸了一张，居然是个红中，脸上顿时如绽开的桃花一般：“开杠！”血战的开杠又多了一番，自己一对碰了一张再摸同样的一张牌起来叫明杠，三家都要出一番的钱。如果自己有三张一样的牌，别人打出一张，叫点杠，这样是点杠的一家付钱，但开杠家的牌会升级，也就是多一番牌。如果自己手上有四张一样的牌开杠叫暗杠，三家都要付两番的钱。

开杠后一般是按照顺序在最后面摸牌，有的地方开杠在前面摸牌，这个只是规矩不一样而已，因地制宜。

“兰姐，才开场不要搞那么大嘛……”小张的话还没有落，那边刘兰已经大喊了一声：“杠上开花，和了！”

小张的手一哆嗦，返回来抽了自己一巴掌：“乌鸦嘴，我真他妈的乌鸦嘴！”

老赵乐呵呵地说：“该打，打得好。”

林雪感觉老赵的目光一直在自己身上游移，想入非非。这样讨厌的家伙，只有刘兰赢光他的钱才解恨！



三人继续打，之后小张也是自摸，钱八万和了老赵的一个铤，刘兰兴奋地翻开牌数番：“四个红中三番，混一色加一番，自摸三家，一家八百块，三家二千四。”

“千局万局，莫和第一局，上场就自扣，下场光溜溜！兰姐，你今天犯忌了，要小心呀！”小张一边给刘兰数钱，一边酸溜溜地调侃说。

“我这个叫开门红，你没有看到四个红中吗？这就是说要从开头一直红到结束。”刘兰得意地抓起四个红中一阵摇晃，飞快地收了钱，把牌推到桌子中间，把牌全部扣过去之后，大家一起洗牌，再码牌，之后打色子，起牌……

刘兰和小张有说有笑，老赵一双色眼四处乱飞，钱八万保持一贯的沉默寡言。打了两三个小时，刘兰赢了一万四千多，钱八万和小张输赢两千左右，就老赵输了一万多点。

“大杀小输赢，这样看起来打得大点，其实输赢并不大。”刘兰回头对林雪说。

林雪点了点头。她一直在仔细观察四个人，发现他们打牌的水平基本上都差不多，如果自己在场上，赢的机会很大。

自己怎么就没有遇到这么好的赢钱机会呢？

正想的时候，又开始起牌了，小张把脸凑到林雪身边，神秘地冲林雪眨了眨眼睛，低声说：“美女，帮我打一盘，如何？”

林雪一怔。

小张指了指自己的肚子，脸有难色。

老赵哈哈一笑：“你小子快去快来，让美女替你打几把，莫影响老子赢钱。”小张慌忙离开座位出去之后，林雪只好坐下去帮小张打了几把，手气出奇的好，居然连赢了两千多块。

“哎呀！妹子，你运气好，技术更好，姐姐可不是你的对手。”刘兰大惊小怪地咋呼。

“哎呀！美女，看不出来撒，有两把刷子哈，我对你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撒……”老赵那眼神真讨厌，活该他输得最多！

“果然是换人如换刀。”钱八万不冷不热地哼了一声。

“各位，对不起了，今天可能吃坏了肚子，打不成牌了。”小张推门进来，一张脸苍白，额头上大汗淋漓，捂着肚子，显得痛苦万分。

“搞什么飞机撒？”老赵第一个不满意地嚷了起来。

“打不成了。”刘兰已经开始喜滋滋地数钱。

钱八万不慌不忙地装了一杆烟，点了起来。

“美女，你陪他们三个玩一会嘛，这可是个大好的发财机会，不要说我没有提醒你。”小张拿了自己的钱，忙不迟迭地走了。

“美女，难得玩得这么高兴，切磋一会撒。”老赵也热情邀请。

“妹子，打就打，凭你的技术，还怕这个老色鬼不成？”刘兰也说。

“哎呀！刘兰妹妹，我老赵可是正人君子撒，没得罪你撒，不要在美女面前败坏我的名声撒。”老赵直瞪眼刘兰。

林雪有一点点心动了，犹豫不决：“你们打得这么大，我可不敢呀！”

“有多大呀？这可是我老赵玩得最小的麻将撒。”老赵不以为然。

“你是大老板。”林雪想了想说。

“啥子大老板？打麻将讲的是运气，它可不管你是大老板还是小老板，只要能赢钱才是真的。”刘兰一撇嘴，表示不服气地说。

“玩会儿嘛！美女，我真没有赢过撒，给我一个赢钱的机会撒？”老赵死皮赖脸。

“老赵，你永远都赢不了，等会儿别输得连内裤也扒下来。”刘兰奚落他说。

“要打就打，不打就算球了。”钱八万又用烟杆敲了敲麻将桌子边沿，淡淡地说了一句。老赵和刘兰期待地望着林雪，林雪不知道为什么居然无法拒绝，说：“也好，我就陪三位打一会儿吧！”

“痛快，美女，我喜欢撒。”老赵眉开眼笑，心花怒放的样子。

“喜欢也不是你的。”刘兰哼了一声。

林雪让茶馆老板拿自己的两张银行卡去取了四万，这样的场子，有四万块钱在桌上，心里比较踏实，毕竟赌得不小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面

子问题，不能让人看不起自己，虚荣心人人都有。

“哇，美女，原来是个大款撒？”老赵大惊小怪的样子。

林雪微微一笑，也不多说些什么。银行卡是林雪爸爸的，里面有十万左右的存款，爸爸有时候需要她到银行转一下货款什么的，所以她就持卡随身放在包里。

牌局开始之后，林雪小心谨慎，虽然场子上有两个熟悉的人，但毕竟赌资不小，不敢大意。前个把小时，牌很平稳，也不见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林雪渐渐失去了戒心，牌桌上渐渐疯狂起来。

牌桌上的疯狂是指大番牌出现得很频繁，这个也算正常现象，林雪没感觉出什么不对。林雪的牌起在手中的时候并不差，中间甚至做成了几副大牌，但总是不能够及时和牌，心里就焦躁起来，四万块不知不觉就输掉了。

又开始打了一局，起牌之后，林雪手中有三张红中，一对发财，一对白板，三张一万，一张二万，一张三万，一张九条。这是一副千载难逢的大牌，更是一副好牌，做成三元会唾手可成。林雪的心中微微一喜，只要做成了这一副牌，抢在三人之前自摸，足可以扭转乾坤。

轮到林雪上牌，林雪触手心中大喜，是一张红中：“暗杠。”暗杠两番，是番牌又加两番，也就成了四番，如果加上三元会，缺两色，一把牌就可以把输掉的钱全部赢回来。

“哎哟！美女，你是要做大牌撒？”老赵手里抓了一张牌，斜了林雪一眼，阴阳怪气地说。

“人家输了不少，也该做一副大牌了。”刘兰为林雪打气。

“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，那我先自摸了撒！”老赵扣了牌，一副天塌下来与自己无关的表情。

林雪心中一凉，不过很快心中又燃起了希望，因为她又摸了一张发财，而且听了牌，可以对碰白板、一万，还可以单和四万。白板如果在钱八万与刘兰的手中，他们可能会缓一阵才会打出来，但一万还有一张、四万还有四张没有出现，自己和牌的可能性就非常大。

林雪的一颗心狂跳了起来，额头冒出了汗水。

可是一连好几圈，就是不见自己需要的牌出现，林雪焦急地等待着。

“我也走了。”刘兰摸了一张牌之后，把牌扣上，一脸轻松。

林雪心中一紧，用手抹了一下额头的汗水，看了一眼钱八万。钱八万嘴里叼着烟斗，烟斗上已经没有了烟，一手捻着一张麻将牌，面无表情，考虑了一阵，把这张牌放到一边，另外提了一张牌打出，是一张三条。

林雪起了一张六条，打出去之后，钱八万淡淡地喊了声：“开杠。”林雪看到他摸起的是一张四万，不清楚钱八万要不要四万，如果不要，打出来自己和牌之后，扣掉老赵与刘兰的钱还能赢不少。

“我和万字有缘，能不打万字的时候我是绝对不会打的……”钱八万淡淡地说了句，翻开扣在旁边的另一张牌，赫然也是一张四万：“单吊四万，杠上开花。”

林雪的脑子里“嗡”的一声，一片混乱。

怎么会这个样子？

翻开牌，刘兰惊叫起来：“妹子，你好大一手牌呀，要逼我们上吊啊！不过太可惜了！”

“啊！”老赵也惊叫起来。

只有钱八万面无表情。

付了这一局牌的钱之后，林雪欠了刘兰两千，她取了四万，身上带了几千，一共输了近五万块。

“妹子，你今天手气不好，是找点钱来翻本呢，还是等明天手气好了再来？”刘兰关切地问。

“继续打嘛！”林雪的头脑里一片混沌，可是嘴里却不由自主地说。

“输家不开口，赢家不好走，不过我这个人有个习惯，打牌是打现的，你们什么关系我不管，只要我和牌有钱收就行。”今天赢得最多的是钱八万，他一边整理自己赢的钞票，一边抬头看了一眼林雪，慢条斯理地说。



“我让老板去取。”林雪哼了一声。本来她的两张卡里也还有近五万块，但每张卡在自助取款机上每天只能取两万，结果把卡和自己的身份证压在老板手中，老板拿了五万给林雪。

“美女，有脾气撒，我喜欢。”老赵在旁边大加赞赏。

很多赌徒，一旦输钱就急切地希望翻本，却想不到往往事与愿违，你越急于翻本，反倒越陷越深。

林雪也一样。

越输越急，越急越输。

又输了几万之后，林雪已经坐立不安了，她现在迫切地希望来一手大牌。

这一手起牌之后，林雪抓了三张一筒，三张六筒，三张九筒，还有二、三、五筒，只有一张废牌。

做清一色。林雪眼前顿时一亮。

仅仅摸了三圈牌，林雪就摸了一张九筒，暗杠之后摸起了一张四筒，现在林雪手中是三张一筒，二、三、四、五筒，三张六筒，下叫听牌。原则上讲，从一到七的筒字都可以和牌，是一副难得的好牌。

林雪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。

这一次，林雪摸了一张红中，没用自然打了出去，老赵双眼放光，大声吆喝了一声：“碰！”惊天动地。因为他的牌已经碰了一对发财，三人的目光一起落在老赵的牌上。

老赵根本没有顾及三人的目光，不慌不忙地打出了一张条字之后，把牌扣在桌子上，得意地对林雪飞了一个媚眼，轻松地哼起小曲子来：

“小妹妹坐那头，哥哥我坐这头，我想妹妹在心头……”

“不就是做个三元会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”刘兰不满地翻了老赵一眼，“不晓得乐极生悲呀？”

“兰妹妹，哥心里高兴撒！”老赵居然吹了声口哨。

“低调！”钱八万淡淡地说了两个字，眉头微微一皱。

林雪不动声色，现在所有的人都注意老赵的大牌，却根本没有提防她手中的一副清一色，自己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。



又轮到林雪摸牌，是一张一筒，她心中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清一色自摸，老天终于开眼了呀！但是林雪并没有立刻就说出来，因为她的手中有四个一筒，可以开暗杠，多两番。很多时候，多一番就多一倍的钱，两番足足可以打一个晚上，更何况才走几圈，而且自己手中还是好叫，没有理由不多赌一把。

看着林雪考虑，老赵显得急不可耐，用指头敲着桌子：“美女，开腔撒？”

“暗杠。”林雪平静地说了声，把四个一筒扣下。

“啊！”刘兰和老赵惊讶地叫了起来，钱八万也看了一眼林雪，干瘦的嘴巴动了一下，冷冷地吐出两个字：“肃静！”

林雪开始在最后一摞摸牌，拿起的时候她的手猛地颤抖了一下，是一张二筒，她感觉自己的声音也变了：“杠上开花！”

“哇！这一次搞大了撒！”老赵惊讶得连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一般。

林雪扣上牌，兴奋地搓了搓双手，感觉手已经麻木了。是的，输了快十万块，终于能赢一个大番回来，没有理由不激动呀！

“妹子这个样子是做了一副大牌呀！”刘兰无不羡慕地说。

只有钱八万不动声色。

三个人继续打牌。

钱八万摸了一张白板，他看了看林雪的牌，两个暗杠，杠上开花，清一色的可能性非常大，自己已经输了不少，而这张白板自己不需要，但是老赵需要的可能性非常大，如果他做三元会，等的就是自己的这张白板。

该不该打呢？

钱八万思考着，双眉拧成了一条线，一手拿着烟斗，没有动一下。

“八万，开腔撒！快点开腔撒！”老赵不停地用手指头敲着桌子。

“三元会是不？我成全你吧！”钱八万居然站了起来，把那张牌翻开，端端正正，大义凛然，义无反顾地打在桌子中间。

“碰！对对碰，三元会，我和牌了！我做成大番了！”老赵一激

动，两手一哆嗦，居然把自己的牌推倒了，果然是白板和九条的对碰。

林雪扭头看了一眼老赵，果然是一副大牌，不过暗自庆幸：反正自己是第一个走的。

“真是三元会呀？”钱八万显然是吃了一惊，还害怕看错了，探起身看了看，才无力地瘫回在椅子上。

林雪看到钱八万昏暗的双眸之中有一丝绝望，这是她第一次看到钱八万的脆弱。毕竟是人，赌博的人不可能对巨大金额的输赢无动于衷。

“老钱啊，你这么狡猾的人，今天也给我放铤，哈哈……”老赵得意得合不拢嘴。

钱八万阴冷地哼了一声，继续和刘兰打，最后刘兰自摸。林雪亮出自己的牌平静地说：“清一色，两个暗杠，杠上开花，十番，每人两万五千六百元。”

这是今天最大的番牌。

林雪在想，一个人两万五千六百元，三个人就是七万六千八百元，和了这把牌，自己就输得差不多了。

三个人用奇怪的目光盯着林雪，手都没有动。

“给钱吧！我可是输了近十万块啊……”林雪也奇怪这三个人为什么不给自己付钱。

“妹子，你和的什么牌？”刘兰仔细地看了林雪的牌一眼，疑惑地问。

“二筒自摸。”林雪低头看了一眼，顿时目瞪口呆——自己的面前是一张二筒，两张三筒，一张四筒，一张五筒，三张六筒。林雪慌了神：怎么是这个样子？我明明摸的是一张二筒，怎么变成了一个三筒？

“诈和！”钱八万冷冷地哼了一声，发出一阵阴冷的怪笑，让人不寒而栗，“诈和赔三家，懂不懂规矩？”

“美女，你一定是高兴昏了头，把三筒当成二筒，这下惨了撒，要赔七万六千八百块，啧啧！”老赵分明是幸灾乐祸。

“哎呀，妹子，搞的什么飞机？”刘兰一声叹息。